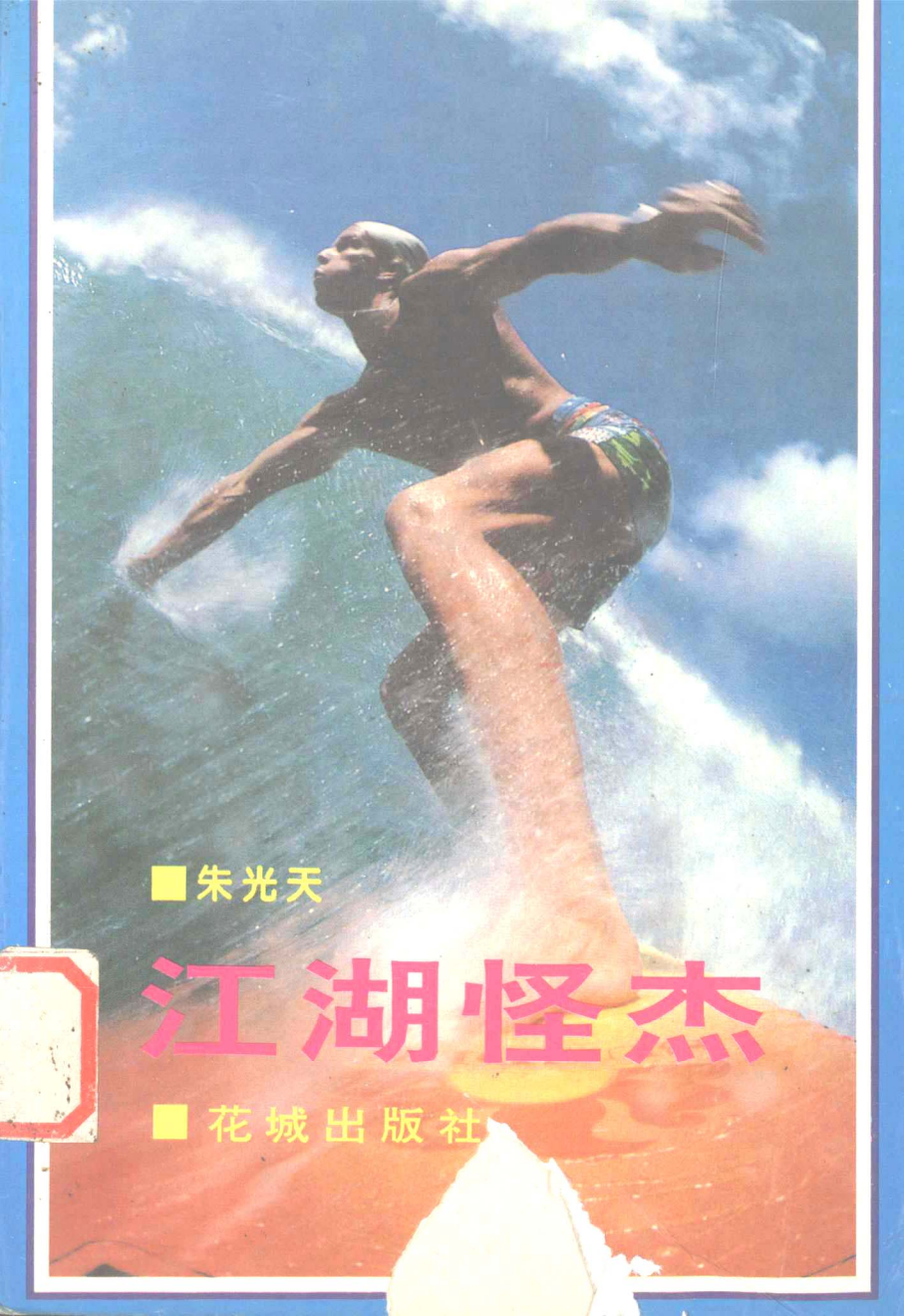


A full-page photograph of a man surfing on a large, curling wave. The surfer is in a crouched, powerful stance, leaning forward with his arms outstretched. He is wearing colorful, patterned swim trunks. The water is a deep blue-green, and the wave's crest is white with foam. The sky above is a vibrant blue with scattered white clouds.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dynamic and captures a moment of intense action.

■ 朱光天

江湖怪杰

■ 花城出版社

(报告文学集)

江湖怪杰

■ 朱光天

■ 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 5 号

责任编辑：莫少云

封面设计：朱光天

装帧设计：朱光天

书 名	江湖怪杰
作 者	朱光天
出 版	花城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印 刷	广东省花都市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2插页 120,000字
版 次	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	1—1,000册
书 号	ISBN 7—5360—1939—4/I·1701
定 价	5.80元

光天
敬之

22/
10
/86

五
人
長
同
心

和
時
代
同
步



▲著名山水画家刘书民先生
在美国“时代画廊”举办的
《刘书民水墨画展》展
厅内。

(1993年11月)·三藩市

▼当代著名气功法师王力平先生
与作者朱光天（右）在一起。

（1987年3月·广州市）



序

■ 柳 嘉

我与光天认识十多年，共事也有七、八年之久。嘱看稿作序，自是无可推脱的。他的创作门类颇多，而以诗见长，也常写点小说和散文，至于报告文学，可以说是他的“诗余”之作了。把十多年里的作品收集起来，加以挑选，付梓出版，倒也可以借此小结一下，回顾前瞻，以便开始新的行程，未始不是一桩好事。

这本集子所写的题材，涉及许多领域，有工业、医药、书画、教育、气功、海关、公安，等等，面广而事繁，但写的都是人物，而且不少人物还具有奇特的色彩。

我仔细读完全部手稿，从开篇至掩卷，如果要作出评价的话，竟可以说，凡人物愈奇，他写得便愈好。有的篇章，甚至使我有一口气读完为快之感。其中，以《山川画梦》、《神秘的气功法师》、《岭南气功王》等篇为最。

由此，使我想到了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这就是：纪实性的报告文学，不但同其他的文学门类一样，而且更需要作者贴近生活。

光天写的《山川画梦》，所以能活脱脱画出一位国画家

令人为之动容的艺术生涯，是因为光天同志也学画国画，而且是拜这位画家为师的。他对国画和画家不但熟悉，而且溢满对自己老师的深情厚谊。

而他写的《神秘的气功法师》和《岭南气功王》，所以能如此出神入化，却是因为他自己也学练气功，而且有一段时间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他的气功也得到这两位名师的指点。

亲身的体验与领会深藏于心，字里行间灵气便自然流露，写得得心应手，情感充沛了。

如今，文学上的流派错杂纷呈，虽都可自有其论据与特长。但我以为，从光天的写作历程看，现实主义仍然是他的根本道路。深入生活，与人民同呼吸，与时代共命运，仍然是每一位作家应当视为圭臬的。唯有真正地深入生活，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。关起门来，苦思冥想，以表现自我为能事，终归是一事无成的。但是，对各个流派，作为表现手法，以补充现实主义，则又无可厚非。

作为写人物的报告文学，我以为，它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，就在于把人物的特点，包括他们的音容笑貌、行为举止与思想感情，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。能否达到这个境地，一个作家就在于是否能善于将自己所独具的风格，写出人物所独具的风格。

光天同志的作品，看来正在努力朝这个方面从事探索。我希望，他今后能更有意识地探索下去，取得更加可喜的成绩。

我期待着，殷切地期待着……

1994年8月中旬于羊城。

目 录

1	■序	柳 嘉
1	■山川画梦	
	——记著名山水画家刘书民	
33	■神秘的气功法师	
	——记著名气功大师王力平	
51	■岭南气功王	
	——记著名气功大师梁健生	
76	■他，在与死神作战……	
	——记广州侨光制药厂工程师薛念汉	
96	■艰难的新崛起	
	——广州侨光制药厂近况	

目 录

-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05 | ■信 誉
——记深圳市中宏制氧厂厂长虞德海 |
| 122 | ■彗星的轨迹
——广州铝材厂厂长洪启舜素描 |
| 137 | ■在中英街的这边……
——记九龙海关边防检查员岑官照 |
| 148 | ■高墙内的爱
——广州监狱纪实 |
| 162 | ■纸上喧腾时代潮(后 记) 朱光天 |

山川画梦

——记著名山水画家刘书民

序曲：天下谁人不识君

中原俊杰岭南来，
广采博收画境开。
梦里山川笔下涌，
歌诗不绝真情怀。

——朱光天：《赠刘书民师》

有一天，一位身穿军装的师级离休干部来到中国大酒店的画廊。他在琳琅满目的画作之中信步浏览，蓦然，他眼前一亮，在一幅四尺山水画前面停下，饶有兴致地欣赏起来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这是一幅描绘关陕山川风情的大写意山水画：大笔泼墨皴染出的山峦迎面扑来，气势沉雄，山谷间、山头上又以浓淡墨写出翻腾缭绕的烟云，弯弯山道上，一个老牧人正赶着几

只山羊，踏着苍茫暮色，赶回家去……噢，多么熟悉的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”的关陕风情呵！他的心，被这幅真实感人的画作牢牢抓攫住了。

也许这幅画绘出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风情？也许这幅画勾起了他对陕北当年战争岁月的追忆？他心动了，决心将这幅自己心仪的画买回家去。

他问营业员小姐：“这幅画价格如何？”

营业员小姐笑着回答：“3000元。”

他双手搓了搓，为难地说：“同志，能不能便宜一些？因为……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营业员小姐也面呈难色，倏然，她把手一指，说：“你干脆去问问他吧！他就是画这幅画的画家。”

他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位壮年汉子笑容可掬，正步伐稳健地向他走来。

“刘老师，这位老先生想买您这幅画，他问能否便宜一些？您看……”营业员小姐巧妙地将这“球”推了过去。

壮年汉子笑着问他：“老同志，您想买这幅画？”

“对！对！对！”老干部一迭连声地应道，旋即犹犹豫豫地接着说，“可是，我没带这么多钱来……”

“那您身上有多少？”

“只有……800块。但我真的很喜爱您这幅画呀！”老干部以期盼的目光盯着他，急切地答道。

那壮年汉子沉吟片刻，爽快地说：“好！800块就800块吧！您这位老同志这么喜欢我的画，实在是难得呵！”

“谢谢！谢谢您，刘老师！”老干部喜出望外，乐颠颠

地挟着那幅画走了。

这位壮年汉子究竟是何许人也？

他，就是“南国画坛一佛”（林墉语）、著名山水画家刘书民教授是也。

你瞧，他昂藏七尺，步履生风，办事干练，高腔大嗓，活脱脱是个金刚罗汉；他那张洋溢着黄土地韵味的面庞上，生着一对慈眉善目，时时流泻出可掬的笑容，加上他那豪爽好义的性格，倒真有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。他生性耿直、好客，兼之健谈，聊起天来，特能“侃”，滔滔不绝，舌绽莲花，妙语联珠，谈笑风生；饮起酒来，呼干叫碰，全无奸巧，却也蛮有古侠士之风；至于作画对呢？那更是笔走龙蛇，力扫千军，纵横涂抹，一气呵成，给人以一种“兴酣落笔摇五岳”、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的磅礴气势。

他将“岭南画派”的秀润，融于“长安画派”的雄放之中，用豫陕大汉那伧辣的本腔大嗓，吟唱起充满黄土风韵的《信天游》，把金刚之力和绣花之势揉和在一块，纵笔泼墨大写意，在高手林立的岭南画坛上，硬是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，在暖山秀水的百粤大地上，刮起了一场强劲的“西北风”，其来势之猛、风头之劲、持续之久，实属罕见。到1988年《刘书民山水画集》问世，更形成了震撼画坛、波及海内外的“西北旋风”！

——壮哉，岭南画坛西北风！

正如香港《收藏天地》的署名文章所评论的那样：“刘书民先生处身于崇尚明快清丽的岭南派画家群中，难能可贵地始终执着追求雄浑博大之北派风骨。刘书民先生来自磅礴厚重的大西北高原，他的作品也呈现着浓郁的秦陇风貌，在

南国的画坛上独树一帜。……凝观刘书民先生的画，宛如黄钟大吕之天籁充盈八表，一种高扬雄阔的、中华民族发源地——黄土高原的乡土情思，跃然纸上。”诚哉斯言！

人们不禁要诘问：他是从哪里来的？他又是如何踏进这“地狱之门”，走上这条荆棘丛生、艰难坎坷的艺术之路的呢？

他，从九朝名都洛阳走来，从八百里秦陇走来，从咸阳古道走来，从黄土高原走来，从九曲黄河走来，从巍巍太行山走来，从风雪大别山走来，跋山涉水，落户在珠江河畔，用整个的身心、独特的笔触，谱写了一曲充满传奇色彩的、撼人心旌的《山海交响诗》！——

乐章 I：战乱西行孕画魂

龙门石窟曾三游，
巧夺天工留百秋。
魔爪西来摧古迹，
清岩刻下万迭愁。

——刘书民：《龙门石窟》

“牡丹之乡”洛阳，座落在河南西部的伊洛盆地，自古以来居天下之中，南临伊阙，北枕邙山，东有虎牢关，西有函谷关，伊、洛、瀍、涧四水蜿蜒流贯其间，山青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先后有东周、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九个朝代建都于此，故此素有“九朝名都”之

称誉。

1942年12月21日清晨，洛阳市郊邙山上营庄，一户姓刘的人家屋里，突然传出一阵清脆嘹亮的婴儿啼哭声！原来，刘家的第一个孩子书民呱呱堕地了。

唉，这孩子生不逢辰，正值日寇入侵中原，炮火连天的时候。而且，偏偏他的父亲为了谋生，正远在甘肃的武山县城。这可就活活难煞了他的母亲：嗨！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日子可怎么过哟！

小书民的父亲天性聪慧，幼时曾上过私塾，虽然只念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和《论语》上半部，却过目成诵。故此，他父亲后来常常自豪地向他夸耀自己：“我是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！”

谁料想，就在这时，他的双亲不幸亡故，他不但读不成书，而且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！

他的亲戚迫于无奈，只好将他送进了一间教会办的学校。为了学会谋生的本领，他在外国教士们的教导下，勤奋刻苦地学会了外科医术。长大后，就凭着一手精湛的医术和一把手术刀，治病救人，普济众生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象先辈那样去闯关西，逃难到了大西北。他曾在抗日将领冯玉祥的部队中当过军医。不久，他退伍到武山县，和朋友们一起，创办了一所私人医院。由于他医术高明，医德出众，为人正直，故深受百姓敬重，名声鹊起。他治好过不少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病，暗中也长期为共产党的军队治病疗伤，为地下党组织买过不少药品。不料，在十年浩劫中，这些却成了他的一大“罪状”：“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卖命的反动军医”，并因此着实被狠狠“批

斗”了一番。当然，这已是后话了。

1948年秋，内战频仍，国共双方僵持着，成了拉锯状态：你打过来，我打过去。小书民的父亲耽心他们母子四人的安危，便嘱托他的姨妈到洛阳接他们去西安。

他姨妈把金条缝在鞋底，赶到洛阳，卖了金条后，雇了辆马车，便接引他和妹妹、弟弟、母亲，随逃难的人流，沿着九曲黄河迤逦西行，几经颠沛流离，风餐露宿，好不容易才走到西安，在姨妈家暂时住了下来。

过了不久，他父亲赶到西安，把他们接去古时姜太公垂钓的渭水边的武山县城。分散多年的一家人，这才欢聚一堂，过起了真正安宁的日子。

翌年秋日，小书民开始上学念书了。

刘家既非“书香世家”，他父母也非艺术人士，亲戚朋友更无什么艺术渊源，然而，奇怪的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小书民却突如其来地喜欢上了画画，而且极赋绘画天才，充满艺术细胞，喜欢用笔描画他所见所闻的新奇多彩的世界。

是他故乡洛阳的中原文化所孕育？是他的班主任言传身教所导引？还是他浏览古典文学名著，被书中的人物绣像所诱惑？回首前尘往事，刘书民十分动情地说：“我喜爱绘画的艺术基因，追本溯源，应当是得自我的母亲。”

他母亲虽然目不识丁，却心灵手巧，善于女红：在绣花图版上用红红绿绿的颜色描出花鸟虫鱼，然后飞针走线地绣出花叶同杆的荷花、金鱼、鸳鸯……每天晚上为他催眠，绘声绘影地讲民间故事、深情款款地唱民谣小调……就这样，潜移默化，把艺术基因悄悄地传给了自己的儿子。

二年级时，小书民就如饥似渴地借阅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古典文学名著，每每喜欢把插图上的李逵、张飞、孙悟空等人物，用纸笔维妙维肖地临摹下来。有一次，他画了一幅画，还是他母亲教他如何涂抹色彩的呢！这幅画交给班主任后，老师大加赞赏，并送去参加学校美术展览，以示鼓励。这下子，小书民更是乐不可支，如痴如醉地迷上了绘画。

五年级时，他的一个同学要转学去西安，知道他喜欢画画，临行前便将自己珍藏的《芥子园画传·山水卷》赠送给他，他高兴得跳了起来。这册石印本的《芥子园画传》，他视若珍宝，从此朝夕相伴，反反复复地依葫芦画瓢，摹了又临，临了又摹，烂熟于胸。直到“文化革命”之中，才丢失了。

然而，真正引导他爱上绘画、走上艺术之路的启蒙老师，却是他中学的班主任、历史老师李芳林。

那是他上初中一年级时的事了。那天上历史课前，突然画兴大发的小书民跑上讲台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起画来。只见他全神贯注，粉笔挥动，几笔就画了头老虎，又几笔画了匹骏马，再几笔画了头狮子……他越画越来劲，快将偌大一块黑板画满了。

“刘书民，你在干什么啦？”蓦然，一个和蔼可亲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。

小书民回头一看，不觉慌了：原来是班主任李老师！他嗫嗫嚅嚅地说：“李老师……我……我在画画呢！……”

“嗨！你画的蛮不错嘛！有几分绘画天赋！”瘦小、精明的李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，反而蛮欣赏地夸奖他，这倒令